

把毒水銀事件黑幕公開 警惕世人

尊尼特普演繹紀實攝影家尤金

最近日本政府於內閣會議中，正式決定兩年後將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污水排入海洋，此番公布不但遭到日本當地居民反對，更引起國際社會的巨大迴響。不少居民及各行各業的人士好不容易從福島核事故陰霾逐漸恢復過來，世界各地漸漸重拾對日本漁獲及各種商品的信心，卻傳出福島核電站「排污出海」的決議，實在是心又慌心又怒，因為沒有人可保證核廢水排入大海對海洋生態所造成的影響有多深遠？！大家可記得1950年代轟動全球日本工廠水銀毒案，毒水造成的禍害觸目驚心。如今電影將事件重現銀幕，希望世人有所警惕。

文：蕭瑟

●尊尼特普



適時遇到根據真人真事同名小說改編的傳記電影《毒水曝光》(Minamata)，由身兼監製一職的尊尼特普 (Johnny Depp) 化身力求真相的攝影記者尤金史密斯 (Eugene Smith)，聯同全球男星標尼菲 (Bill Nighy) 以及日本知名影星包括真田廣之、淺野忠信、國村隼、加瀨亮、美波等顆粒巨星，一同迫使龐大企業的黑幕曝光；加上日本音樂大師坂本龍一傾力為配樂操刀，陣容豪華。

坂本龍一為電影配樂

值得一提的是，導演安德魯列維塔斯 (Andrew Levitas) 直言坂本龍一是他夢寐以求想合作的作曲家，就算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之下，仍決定邀請坂本龍一觀賞電影初剪版本，期望以作品打動對方。結果完場後，坂本龍一走向列維塔斯，表達感謝並擁抱他，答允為電影配樂操刀，又勉勵導演：「人生裏有些事情會讓你感覺自己的作品正邁步向前，這部電影就是其中之一。」

尊尼特普飾演戰地攝影記者尤金史密斯，以戰地攝影聞名，擅長捕捉戰爭的非人性場面，因此贏得新聞界讚譽，卻是令雜誌頭痛的攝影師、不稱職的父親。亦因為他的「獨特」性格，致使合作多年的《生活》(LIFE) 雜誌也要和他分手。正當他為生活、面對住屋及5個子女撫養費而頭痛之際，來自日本的艾琳 (美波飾) 請求他遠赴熊本縣水俣市，原來當地居民一直飽受工廠毒水銀的禍害，許多人病殘障甚至垂死。尤金立即要求公司《生活》雜誌派他到日本跟進，唯有將真相曝光於世界，才可拯救無辜生命。試圖掩飾醜聞的黑手開始盯上他，窒素公司 (Chisso Company) 的大疊鈔票未能打動他，為了阻撓相關的調查研究，甚至賈通打手，以暴力傷害當時報導水俣病的攝影記者尤金史密斯，最終導致尤金一眼失明。正是壓制越強，反抗力越大，由最初的戰戰兢兢，至看到因受水銀毒影響導致出生肢體扭曲、身體有缺陷的孩子們，他們都努力地學習，奮力地活着，尤金實在忍無可忍，決定要站出來報道真相！

在當地示威領袖和居民協助下，尤金逐步追蹤這宗毒水銀事件的禍害，拍出一幀幀反映真實的照片，影響後世。尤金付出了的血汗代

價，成功換來第一手紀實照片，揭露了日本政府和窒素公司隱瞞毒水的禍害，引起全球輿論和廣泛關注，最終迫使有關公司向受害者作出賠償。《水俣》攝影集贏得多方評論讚賞，成為尤金史密斯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尤金一生為真相搏命

以著名紀實攝影家命名的「尤金史密斯人道攝影獎」(W. Eugene Smith Grant in Humanistic Photography)，是全球攝影界的年度矚目獎項，當中不少得獎攝影師都曾以身犯險，竭力用鏡頭揭示不為人知的故事。尤金史密斯本人亦一生為真相搏命，冒着生命危險遠赴日本，揭露轟動全球水銀毒案，並出版攝影圖文集《Minamata》公開震撼真相。美國《觀察者報》譽尤金為美國攝影編年史上一位重要的攝影師。尤金曾經隨美軍於二次大戰對抗日本時在關島、塞班島、沖繩等地拍攝過不少美軍及日本戰俘的照片，1945年在「沖繩之戰」採訪時更被迫擊砲所傷，亦因為目睹太多震撼的場面，該等影像經常縈繞腦海之中。尤金就曾經表示：「殺戮無可能不傷害到一己的精神思想而令到國家強大……這驅使我上戰場用真實的相片去反映現實，將那些因為貪婪、愚昧及不能容忍而帶來的戰爭和無數的屍體公諸於世！」

尤金史密斯於1978年因病離世，翌年，紐約的國際攝影中心設立了以他命名的「尤金史密斯人道主義攝影獎」，自1980年起，每年均會頒贈予一名攝影師，以表揚其作品對社會、經濟、政治或環境方面的議題作出人道貢獻。這個獎項被譽為全球紀實攝影界年度大獎，除了紀念尤金史密斯第一生堅持「以紀實攝影彰顯人道」的專業精神，更是呼籲大眾多加關心世上正發生的人道危機。

尤金史密斯為了水俣病而偵查拍攝長達3年，其中最著名的攝影作品《智子入浴》，將水俣病患者的苦況公諸於世。在照片中，母親抱着胎兒性水俣病患者智子入浴，展現了智子被毒水摧殘的身軀以及母親的悲痛，令人難以忘懷，照片甫出版隨即引起全球關注水俣病，智子也成為焦點人物，可惜水俣病是不治之症，最終智子於1977年病逝。其後，於1997

年，尤金遺孀艾琳美緒子為了尊重智子父母的意願，將《智子入浴》照片的版權歸還他們，不再使用《智子入浴》。

導演多重身份求突破

1977年出生于紐約的導演安德魯列維塔斯身兼畫家、雕塑家、作家、製片人、攝影師等多重身份，他結合攝影、雕塑與當代藝術的作品「金屬製品裝置」(Metalwork Experiment)，被視為他事業的重要突破；而他的「有機抽象」(Organic Abstractions)，以自製色素與有機材質製成的畫作)也廣獲好評。2008年，他在充滿盛名的法國國家美術協會設展，成為少數有此經歷的美國藝術家。《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更以「安德魯列維塔斯能點石成金」，來形容他持續利用各種創意平台製作作品的成就。Metalwork Pictures 是他創建的製作公司，安德魯早於2011年已活躍於影視圈，至今監製了差不多20部電影，10多部電視劇及電影的演出。這次的《毒水曝光》是繼2014年的自編自導處女作《Lullaby》後，再度挑戰身兼編、導、監三職的作品。現時安德魯亦是紐約大學兼職講師，教授電影製作及創作。

小資料

目企將毒水排出大海 污染海洋逾30年

《毒水曝光》重現了震撼全球的水銀中毒慘案，把可怕的水俣病呈現於電影大銀幕。水俣病是指1950年代日本熊本縣水俣市出現的怪病，最初在貓隻身上發現，數萬隻貓死亡，當時人們稱之為「貓舞病」。其後症狀開始蔓延至人類身上，患者起初手腳麻痺，繼而出現痙攣、視線模糊等神經系統症狀；許多嬰兒因為在母體內時吸收了大量的水銀，致一出生就肢體嚴重扭曲、癱瘓、發育緩慢及有智力障礙。水俣病造成患者終身殘障，有近半數重症患者更會在發病後3個月內死亡。經過醫生及專家竭力追查，終於發現了水俣病的源頭，其實是當地窒素化工廠自1932年起不斷排放含水銀的毒水到大海，令以水產為主食的水俣市民因而患上水銀中毒。



●毒水摧殘市民的身軀。

可是毒水污染大海逾30年間，窒素公司和日本政府竟然視若無睹。直到1968年，日本政府才正式勒令窒素公司停止排放水銀。然而毒害早已影響一整代甚至幾代的水俣市民，當地人口僅約4萬，但受害者卻高達12,000人，當中還有千多人早在痛苦中死亡。為了逃避賠償責

任，窒素公司更欲掩蓋真相。1973年，熊本地方法院裁定窒素株式會社敗訴，成功取得賠償的受害者，對他們來說，卻仍是漫漫長路。被確認為水俣病的患者，可從政府及新日本窒素取得相關醫療費用。兩年內窒素公司一共賠出了8,000萬美元。另外，日本政府至今未肯承認相關的過失或責任。

最終，2013年10月9日，在曾發生水俣病的日本熊本縣水俣市舉行《關於汞的水俣公約》會議開幕式，與會各國代表並於當天在該市進行公視視察，10月11日兩天在熊本市的會議中正式通過公約。《公約》規定，2020年後禁止生產及進出口含汞量超過5毫克的普通照明用途的熒光燈。公約還將煤炭火力發電站的大氣排放列為規制對象。規定新設施自公約生效起5年內採用「最佳可行技術」(BAT)及「最佳環境實踐」(BEP)。希望世界會越趨進步越美好！

他港聲 在廣西感受「扶貧扶什麼」

我是通過「掛職」的方式到廣西防城港的農村，算是對內地的扶貧事業做了個簡單的介紹。文章發出後，朋友們都說我的經歷十分有趣，想要再聽聽我在廣西的故事——這當然是好事，但可說的又實在太多，一時不知該從哪裏說起。既然這樣，我講講自己在農村的所見所聞，也讓香港的親朋們多了解一下內地農村的真實面貌和近幾年的發展巨變。

我剛到那個村子的時候，儘管已經有了充足的心理準備，但那裏的生活條件還是有點令我震撼了：整個村子裏並沒有什麼樓房，雖然原本坑窪不平的土路已經改建為新式的水泥路面，但一下雨也不免泥漿橫流。在村主任（就是大家選舉的村長）的安排下，村民們騰空了村上小學的一間教室來安頓駐村扶貧幹部，並搬來兩張木板床供我們睡覺——很多孩子跟隨父母進城打工，村上的小學也沒多少學生，這些教室就這樣空了下來。「你好，請問住在這裏要怎麼洗澡啊？」我望着「家徒四壁」的屋子問。

「洗澡在外面的浴室，廁所也不在屋裏（都是室外的旱廁）。」一個村民告訴我。望着「家徒四壁」的屋子，我的心裏湧上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複雜情緒：一方面，離開香港和北京的comfort zone（舒適區）轉而直面這種艱苦的鄉村生活，換作誰都難免會有不適；另一方面，我反而還有些釋然——村民們已經用最好的待遇招待了我，而要是直面並適應這種環境，也意味著我拉近了同村民

問的距離，日後的扶貧工作也就更好做了些。

沒過幾天，我就跟隨村裏的工作人員四處走訪，了解那農村扶貧工作的進展情況。聽村裏的人講，那農四環山，自然資源十分豐富，也盛產各種優質價廉的農副產品，只是因為過去道路不通，又沒有城裏的銷路，當地盛產的蜂蜜、土雞等，尤其是八角和桂皮兩樣名產（這裏幾乎家家戶戶都會種玉桂）總是賣不出去，只能被一些小廠低價收購。

事情的變化發生在近幾年：得益於「對口扶貧」的項目，村裏修了新路，加上電商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得以注意到農村的產品。在村支書的帶領下，村裏還建了養牛場，很多家庭因此擺脫貧困，也不用去很遠的地方打工了。聽完這些，我不由得對村裏的工作人員肅然起敬！

懷揣着這樣的心情，我見到了村主任章豐潮：他個子不高，但看起來十分精神，說起話來幹練而富有親和力。章主任向我詳細介紹了那農村2017年以來的變化，並且着重提到了他牽頭的集體養牛場和最近流行的「網帶帶貨」項目。隨後，我也去見了村裏的第一書記陳作棠——之後相當長的時間，我都是和陳書記一起走訪村裏的貧困戶。令我驚訝的是，無論提到村裏的哪戶人家，陳書記都能準確地說出那家的具體情況。儘管他自己謙稱這是他們前期調查和建檔管理的功勞，但我清楚，沒有長期挨家挨戶的實地走



●村裏仍有一些人的生活十分困苦。



●王柏榮回想自己在那農村的經歷，是艱苦而令人愉悅的。

訪，是不可能像他一樣自如如掌的。此後的那些日子，我看着他走入一戶戶人家，處理鄰里關係，房屋修繕甚至母豬配種的問題，我甚至懷疑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基層幹部，簡直是一個博物學家了。

可以想像，要讓這樣的一個小小村莊脫貧致富，是多麼的不容易！

通過我的觀察，我發現，在我來到那農之前，在村民與工作人員的共同努力下，已經有不少村民摘掉了貧困的帽子，靠發展特色農業掙了不少錢。然而，村裏還有一些人的生活十分困苦，幾乎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其中的原因十分複雜：有的人是因病致貧，或者年輕人因故去世，老人帶着小孩度日，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只能靠國家發放的補貼勉強度日。面對這些形形色色的原因，我

們只能一點點做工作，既要保障他們的生活，又要讓他們想辦法賺到錢。偶爾遇到態度特別不好、不太理解我們的，也只能婉言相勸。畢竟，就像張藝謀的一部電影的名字那樣，扶貧的道路上，《一個都不能少》

嘛！

我在廣西待了一年，後半段時間在這個「貧困村」度過。到我走的時候，一些原本很頑固的人被通通了工作，選擇打工自食其力；一些在幫扶之下發展了小農產業，獲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收入。箇中艱辛，自是無需多言。現在想來，這樣的經歷是十分艱苦但令人愉悅的：看到更多人因為我們的努力吃飽穿暖，那種幸福和滿足是無以言表的。更難得的是，這樣「直面」內地鄉村的貧困與落後，也給了我一點不同尋常的思考：為什



●下雨後的水泥路面泥漿橫流。

麼他們會貧窮呢？國家大力推廣扶貧，我們又努力踐行扶貧，到底要扶什麼呢？

從小到大，在香港這城市中生活條件一直不錯，雖然不算大富大貴，但「貧窮」這個詞似乎一直與我無關。何況在這樣高度發達的商業社會，老一輩人又總講「手停口停」，所以總是會習慣地認為，人之所以窮都是因為懶惰。可是在廣西的一年，當我看到形形色色的「貧困」時，我總不免在想：貧窮真的只是因為懶惰嗎？如果沒有國家在修路上的資金支持，如果沒有陳支書章主任這樣的牽頭做事，大家還是在那個閉塞的山溝裏種菜，又什麼時候能有錢呢？誠然，貧窮是一種物質上的匱乏，但這種匱乏往往和所處的環境與自身的心態有關。我想，中央政府的扶貧，絕不是單純地「給錢」，而是讓貧困地區的人與較發達地區的人共同努力，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從根本上改變環境的劣勢與思維的貧瘠——這或許就是「扶貧要扶精神」的真正含義吧。

作者：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青年委員會主席 王柏榮